

嘓

言

唯言卷之五

新安范 涑原易著

甲辰

官中勞心力是常事但要所勞者在 朝廷紀綱民
生休戚而一身之私不與焉則日夕雖勞而平旦
之氣自逸也周濂溪有寄舊詩事冗不知筋力倦
官清贏得夢魂安非身親經歷不能道此今官府
有以自己職專爲勞謂之何

衣冠仁義自是吾輩行藏今人有以講道論學竊肆

誦誦不知其所服所誦者將欲堯服耶桀服耶堯
言耶桀言耶第羊質而虎皮鳳鳴而鷲翰則可恥
耳明着衣冠爲士子高談仁義作男兒邵康節之
詩也可諷哉

孟子欲行孔子之道孔子欲行周公之道周公欲行
三王之道三王欲行五帝之道五帝欲行三皇之
道三皇欲行天之道先後之心如一而氣化人事
與時推遷三皇其質明乎五帝其崇朝乎三王周
公其亭午乎孔孟之時其晡乎漢唐宋三代晡之

餘也至胡元主中國則逢夜矣猶之混沌初矣一
陽來復地闢天開以繼三皇五帝之盛者其在我
明乎

知人安民四字盡相臣之道虞夏殷周其盛矣自漢
唐宋以來蕭曹以後補偏救敝云爾

夫子尊周之心隨處而發如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
文哉吾從周又云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則知
當時違禮犯分者皆聖心之所隱也至於東周之
想先進之從其憲章文武之心益亟亟矣如春秋

之氣運何哉

從心所欲不踰矩夫子一理沛然泛應曲當向來如
是何俟七十而後不踰豈七十以前猶有或踰者
耶噫是心也卽聖道未見之心也故曰文王旣沒
文不在茲乎

顏之不違仁庶幾夫子之不踰矩也惜乎三月焉耳
三月者猶有時也有時則有迹若從心則化化則
不踰矣違有彼此者在不踰則機在我此由仁義
行非行仁義之別也正所謂未達一間者與

治道有王霸孟氏尊王賤霸諄諄言之世降風漓士
類不一亦有王道之儒有霸道之儒總之於誠偽
二字辨別也

乙巳

出入起居應酬交際食息晦明皆是功夫皆是至道
切不可有一毫驕惰厭忽之念

周公之才合才德而言孔子所謂才難者也若驕吝
則與德違是小有才耳既未聞大道其流足以禍
天下或至殺身豈徒不足觀已乎司馬溫公分別

其間謂兼全者爲聖人德勝爲君子才勝爲小人
雖非才難之旨亦可以做頽風

方自知出乃自然之方圓自規出乃自然之圓卽卦
之方以智著之圓而神何以加此若舍矩而爲方
其敝也廉而刻矜而忿戾爲方之累焉耳舍規而
爲圓其敝也同流合汚畏首畏尾爲圓之累焉耳
知此則人倫不法乎聖人者能免過不及之弊乎
語曰天道遠人道邇猶歧之也書曰邇可遠在茲又
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知遠邇一脉

也天人一氣也何間之有武王之不泄邇也乃其所以不忘遠也哉

人生知己不在多以知道者少也

子言之三十而立顏子如有所立能無喟然之嘆乎
博約之教無隱也惟顏子能竭吾才一貫之授受疑
於門人而唯於曾子性道教之家傳不發於伯魚
而發於子思竊功溺人處士橫議之世非孟子其
能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哉以是知顏曾思孟之
傳聖道也真積力久非傳之以師實傳之以已也

不然及門之士與私淑者何限而空谷足音乃若是耶

顏曾思孟其猶春夏秋冬乎顏子春生也不易及矣
歲寒松柏狂瀾砥柱在孟子尤難也其殆貞下起
元乎傳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愚
於孟子亦云然

孔子於由之果求之蘊曾所深許者一使子羔爲宰
則以賊以佞惡之附益季氏則鳴鼓攻之孟子於
樂正子學古之道許其在善信之間偶從子敖則

正詞切責甚以舖啜恥之於此見聖賢之愛人也
無溢詞而其警人也意則獨至無非淑世傳道汲
汲之心耳後世君子於救失也緩而於護善也近
諛聖賢之相與恐不如是

古之文詞多雅今之文詞多俗五經出聖賢手如天
地變化自然成文尚矣卽爾雅檀弓月令考工記
諸篇用字用句有典有則後人着力摹放不可及
蓋今昔元氣厚薄旣殊而古今人之學力亦異無
怪其然也故學文者以養氣爲先而以學充之以

以言 卷之五
識貫之以德畜之始可幾於古人

文與質同體而異名質卽文之所從出也質本也文末也質源也文流也本盛則末必茂源深則流必長理勢之自然而然者非有二也故君子存心有仁禮之質矣仁者愛人凡教養庶政經之緯之燦然具備孰非愛之文亦孰非文其仁之質也有禮者敬人凡登降揖讓玉帛鐘鼓以至吉凶軍賓嘉條理森嚴昭明莫揜孰非敬之文亦孰非文其禮之質也此三代盛下所以化天下於渾渾噩噩之

風而又措天下於郁郁彬彬之盛皆以質與文合故也不然離文以爲質則鄙陋而傷於徑情離質以爲文則忠信薄而傷於繁縟何治之能濟噫後之言質與文者其離耶陋耶薄耶

世俗所謂交情之厚者乃友道之薄者也何者古之交過失則規德業則勸患難則相勉以忠義不忘平生之言自管鮑分金之說行習俗日漓惟財賄是尚甚至茂公徇私責墾如市井其所謂厚者厚以利非厚以道也以利而厚必以無利而薄居常

處變皆何足恃焉其去古之交霄壤遠矣

魯論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此一句多少功夫字字要體認蓋人有過或順之或文之或歸罪於人若於已無與焉者此皆不能見其過者也故於有過之中求能見其過者已難矣能見者灼見其非之謂非順過文過者可能也然能見而不能訟則不以過爲恥雖見之將復蹈之故見過非難而訟過爲難訟者引咎而見乎辭之謂也然有訟於人者若訟於已者訟於人知過不可

諱姑直任之非真能訟者惟訟於己乃自己實不能安或惶懼或忸怩皆所必至焉故訟過非難而自訟爲難自者對人之稱亦勉強之反蓋躬自負慝非致飾貌言之謂也然雖自訟而或出於意氣之激發機由於外不由乎內則有時而訟亦有時而輟暫久淺深之間猶有辨焉故自訟雖難而內自訟爲尤難內者方寸隱微人莫知其端倪鬼神莫測其朕兆惟自訟於內返其眎聽而輾轉於是思維於是由淺而深由暫而久安肯容一息之非

一念之失哉始之能見其過者必至是而後能盡
改過矣盡乎內自訟之功庶幾語顏氏不貳過之
學

金銀之爲物也有易道焉易之爲道也屢遷變動不
拘周流六虛是物亦然或銖兩而分之或五十而
錠之錠而復分分而復錠日變化於爐錘之間若
晝夜寒暑之無停機也故軍國閭閻莫不以爲利
利者利也利用出入民咸用之又謂之神用之則
利積之則害利之所在神之所在也苟專聚而株

守之逆其出入周流之性彼將爲災爲禍自變自化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矣故曰易道也易卽神神卽天順天者昌違天者殃自古及今龜鑑不爽專利者寧能不惕然乎

昔人謂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以古今驗之亂之爲日亦少惟平平之世多耳猶之人大聖大賢固不數而大奸大惡亦不數庸衆無限也猶之一身一家吉慶事固間一遇之而災患弔戚亦無幾猶之天地景星卿雲固不能屢見而山崩川竭亦安得頻

明言
聞之此可以觀古今治亂之數亦可以悟陰陽消
長之機而撥亂反正則存乎人

須要識得親親長長所以能平天下故爲政以明倫
爲先明倫明分也上好禮則民易使正是此意

學之爲文詞雖讀盡萬卷書而不足學之爲德行反
求諸身而有餘在知所擇耳

聖門之所謂教無行不與不徒以六藝之文聖門之
所謂學請事斯語不厭不惰亦未必專在誦讀學
記所載離經辨志盡業聚羣以至九年知類通達

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皆以實有所得者爲貴於
聖門之教之學猶近之後之師徒則呻其佔畢而
已無怪世道之不古若也

忍寒易忍熱難忍饑易忍飽難故貧賤而有守者猶
多一遇富貴則喪節蕩心失其素履雖中人以上
不免焉聖人云富而無驕易古今人之不相及也
非獨民有三疾之亡也卽無驕之易今亦難矣噫
心之官則思是官也通達天地出入古今無至而無
不至無速而無不速者也然思睿則聖三則惑邪

則性情乖不學則殆是故君子慎其所以爲思者
人生負陰而抱陽八風惟南風可以解愠可以阜財
故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固法天亦順人
也又驗之五行木位屬東而性皆向陽金位西而
有子午鍼斯有指南車火亦旺南方土居中南向
最吉其有不同者惟柏木之枝則西指水則東流
寇宗奭曰予官陝西登高聖柏千萬株皆一一西
指其字從白白者西方也蓋陰木而有貞德不畏
霜雪者水位雖居北而性流濕濕下也故雖萬折

而必東此固親上親下各從其類之義然柏性以
西爲陽水性以東爲陽所負所抱亦無不同者
擔當天下之事惟有剛腸者能之然亦有辨無欲則
剛剛之善也太剛則折剛之惡也折則入於欲矣
善養浩然之氣配道義塞兩間何折之有世俗之
所謂剛者頑鐵而已矣

人各有病痛惟自察乃知之疎者詳密之反急者和
平之反余每犯此病勿謂無傷其禍將大疎則忽
略闕漏錯誤百孔千瘡皆由此出急則脚步狹窄

不安舒大絃緊者小絃絕害事害道何所底止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非疎急者能之故廣大精微深潛純粹八字正是對病之藥所當時刻玩味者也

有陽必有陰有真必有贗有正必有邪天之道也雖堯舜在上不能使天下無小人桀紂在上不能使天下無君子十室有忠信三人有不善古今皆然故聖王御世亦藏垢納汙去其太甚以示包荒但汲汲獎植善人扶翊世教使皆相生相養或事或

使各得其所而止不然何以範圍天地之化而不
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哉

或談及 朝中丹墀磚砌不平趨進不便者噫 國

初時蕩蕩平平周道如砥安有反側若是歲久圯
壞非其初矣甚矣復初之難也君子之於學雖至
於困而知勉強而行不過求復其天命之初性而
已試觀今日之禮樂刑政視丹墀若何况率由舊
章其道不遠非俟困知強行乃可能者一舉足而
不忘修道之念惟密勿加之意耳談者之所憂其

在此不在彼乎

稱許一字之間有難以盡人者如果決之果簡易之簡才能之才美稱也然由之果則易於從政荷簣之果則難以與言雍之簡則可以臨民子桑伯子之簡則幾於無人道周公之才則制禮作樂定八百之太平益成括之才則足以殺身又有曰愚曰野曰魯陋稱也然甯武子之不可及在愚不在知先進野人之禮樂聖人所從參之傳道竟以魯得之故春秋之法美惡不嫌同辭而君子觀人但觀

其大節而已

宇內有三大曰天曰君曰道而道者造化之橐籥元
后之權衡則謂之一大焉可也

主上之事非臣子其誰任之然任勞易任怨難勞之
利害淺近而可知怨之利害大小不可測或發於
近或發於遠或發於獨或發於衆難既發則適以
賈禍且值事矣於國家何益之有是以君子爲政
忘勞忘怨上也節勞弭怨庶幾乎噫柰之何有託
於效勞而巧於避怨者

忘憂忘怒等語居恒道之未爲難惟身經其事猶然
毫不動念處之泰然始可以語忘字景象若非當
局終是閒談有何証驗語曰士見危授命見得思
義二見字最是對火鑠金之法

鳥獸中有鴛同羣之義近生死交者於鴛雀果然見
之鴛出上黨狀類雉而大禽經云鴛毅鳥也性愛
其黨或被侵直往赴鬪雖死猶不置故古虎賁勇
士以鴛爲冠魏武帝所謂有猛氣者是也果然出
交州及西南諸山狀似猿白面黑頰多髯鼻向天

尾長過於頭其末有岐雨則以尾塞鼻孔集解云
果然仁獸也人捕其一則舉羣啼而相赴雖殺之
不去柳子所謂仁讓孝慈者是也今世友誼衰微
生則市道交死則等於路人甚有賣友於生前而
嫁禍於其身後不啻如韓子所云落阱下石焉者
視此一禽一獸能不愧乎

文所以華身亦所以累身不觀之鳥乎鳥有鶴雉

鶴音

秋大者爲鵠鵠皆美羽勇健自愛其尾不入叢
林雨雪則蠖伏木栖不敢下食往往以餓斃故師

曠云雪封枯原文禽多死指此也又劉敬叔異苑云烏有山鷄者愛其羽毛照水卽舞日晡多墮水傷生此皆以文累其身者也世之不爲鶴雉山鷄者能幾何哉是以君子有其文又有所以善處其文者不然如魏之嵇叔夜晉之張茂先陸士衡士龍郭景純宋之謝靈運鮑明遠齊之謝玄暉諸君才名藉甚而不能保其天年千載之下猶令人心刺矣

人於鷲鳥則曰鷹隼於狙詐之獸則曰猿猴不知四

者其性殊科其才能亦迥別試言之鷹饑可呼妄攫食其搏噬也亦不能無失故爲政猛劣譬之鷹鷂鷹賦所謂生於窟者好眠巢於木者常立雙骸長者起遲六翮短者飛急是也隼之爲言準也最迅疾最利便且不妄發每發必中可行則行可止則止猶行軍者然又不殺胎有義性猶之天兵不妄誅仁政不擊此其過於鷹遠矣猿之稱於柳子者有曰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有難則內其仁柔者不踐稼蔬山有小草木必環而行以遂

其生植今軍中轅門雖用車亦取猿之意猴則不然性勃諍號呶雖羣不相善食相噬嚙行無列飲無序有難則推其弱柔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籍山之小草木必陵挫折撓之蓋猿之德靜以緩猴之性躁以囂故曰寧猿勿猴此皆不可以槩論也請以質之多識者

禽經有言鷺志在木

鷺味木鳥

鷓志在水獨不曰士志在

學乎夫鷺非志木所志者木中之蟲鷓非志水所志者水中之魚士雖志學而學不致其道曲學耳

視鴛與鵝不若也可鑒夫

動物中有可試毒者璫瑁是也璫瑁生者性靈凡遇
飲食有毒則必自搖動故醫家以之入藥治百毒
植物中有可試毒者椰子是也柳中有漿如酒其
殼可承飲飲或有毒則殼內自沸起甚至裂破今
人或漆其裏殊無謂矣至於銀鑲筋亦然有毒則
銀色變而爲黃爲黑蓋世間試毒之物亦多而人
之智不如物何耶智不如物而能物物斯之謂最

靈

國朝定科道官服色穿鴻臚獬豸補人但知豸能辨
曲直剛正不私故內外臺臣其冠與服皆用之而
不知鴻臚性專食短狐在溪中尋邪逐害所居處
無毒氣故科臣用之然則彈劾權貴以伸紀法以
尊 朝廷者固臺臣之事而發奸摘伏搜求聞見
所不及以除左右狐媚奸邪以消隱禍者尤科臣
之事也表記曰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
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
其行顧名思義非豸字其誰望之

大傳推感應之理至以寒暑日月尺蠖龍蛇致用崇德皆不能外此要之以感爲主有感必有應應復爲感感復有以應之善則善應惡則惡應此無心彼無迹循環無端天道物理聖學莫非自然而然者君子惟慎其所感而已

惟無過無不及斯能無暫無久是之謂中庸

舉業無妨於聖學顧所以爲舉業者志向何如耳志於直身行道則舉業爲道德之儒志於樹勳揚烈則舉業爲功名之儒志於階梯榮寵肥身則舉業

爲富貴之儒如薛文清王文成諸先達豈以科舉爲累哉學者惟定其志始得

上智與下愚不移承上文習相遠而言蓋習雖相遠未嘗不可轉移而復使之近以性本相近故也若有難移者其惟上智與下愚乎上智不必移下愚不能移意重在下愚一邊警之也王文成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肖移此語令人悚惕

平日之初冲和沕穆無欲無爲與羲皇之世何異及目與物交念緣事感擾擾攘攘則眼前光是變爲

春秋又變爲戰國甚至夷狄不遠焉故君子於日用之間以靜制動以理御氣雖應感萬端而中和自在時時如平旦氣象卽處末世依然義皇上人學以變化氣質爲要氣質以變化客氣爲要客氣以先除傲氣爲要書曰無若丹朱傲象曰傲象不孝不弟皆從此出其爲要可知易曰德言盛禮言恭恭與傲正天壤所內分也

所謂客氣者外面浮氣也外者不內浮者不實與浩然之氣正相反客氣通在欲上行浩然之氣通在

理上行

孔子言性相近而以相遠歸咎於習孟子言性善而以多業歸咎於陷溺其心古昔大聖大賢之論性者如此正與易大傳繼善成性之旨同自荀子出而後言性惡自告子出而後言性無善無不善自韓子出而後言性有三品自宋儒出而後言有氣質之性然言愈詳而性愈晦三子之說昔人辨之屢矣宋儒則似是而非人所易惑夫性卽理也謂氣質爲理可乎旣云氣質則不可言性矣孟子曰

夫道一而已矣若本州之文又才身質之性則道
二性矣可乎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此孔氏家傳也若云有氣質之性則率氣質而可
以爲道乎論性者只以孔孟爲宗足矣况習武遠
則可奮力改圖而向近心有陷溺則可改過遷善
而使無暴莫非教也使歸之氣質人反借口於有
生之初何發奮之有可見聖賢立言使人可自新
後儒立言使人可自誘此亦大有不同者

人之生也直直者天命之性也人乃惡直而好曲是

謂世情非性情矣

唯其心之五終

曉言卷之六

新安范 涑原易著

丙午

當官者以理事爲職故無論事之巨細冗雜皆宜一
一爲之處分若處得恰好便是進德修業功夫
風雨露雷無非所以生成萬物禮樂刑政無非所
生成萬民若以刑法爲不仁是以雷霆爲不
天道王隨之意矣

凡議論政事皆當思前慮後酌古準今權其利害之

輕重大小不可徇耳目以爲是非

作文須於世教有關緊卽如贈別頌禱有以功名相期者有以德義相勸者其優劣可同日語哉

爲政者當久治之後無利可興惟當去其弊去弊卽所以興利也然去弊非難除弊之本爲難所謂本者在近不在遠在內不在外

得位則揚揚好事血氣似強健無所撓失位則消沮悲感血氣不衰而衰此小人之態也君子則不然所養者正氣所守者正道得志則兼善不得志則

獲善原不以有位而欣又安以無位而戚耶

法者 朝廷之公器卽有私怨不敢入重卽有私恩不敢入輕至於慶賞亦然若借法酬私以高下其手人非鬼責安能逃之此有位者所深戒也

民爲邦本仁爲政本惟仁則得民惟得民則得天下創業與守成事不同而得民之道同易傳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其萬世龜鑒哉

纔有分寸之勞而輒有德色淺夫也禹之不矜不伐顏之無伐無施是何等懷抱

唯言

八卷之本

君子之交遊當慎其初比匪人以壞名節者多矣豈獨匪人之罪

無遠慮者有近憂大臣爲國謀所慮更遠嘗觀史冊中有因一時一事之利害而變成法以啓無窮之釁者何限戒之哉

易曰君子以虛受人惟虛故善言能入惟能入然後見君子山雖高而澤潤位雖高而心下其感通同也

民之情與我之情原是一樣好則同好惡則同惡好

與衆惡勿施固以順民亦以適已君子求諸已安
得不以通民情爲急乎

陽道剛明陰道柔暗故婦人見淺不可與謀且其詞
氣婉暱使人易聽古今豪傑亦每以此取敗况庸
衆人乎語曰勿聽婦言所宜三復

慎言所以養德慎事所以立功

急躁淺露最害道能矯之至於寬緩深沉方是進德
喜氣勝則言易蕩怒氣勝則言易澀皆足以動其志
故君子之學以平情爲要

齊民難與慮始蓋創始難而安常易也若君子慮始而不慮終快一時之見昧久遠之圖更化不足以善治反爲循途守轍者笑耳革之六爻其義具備當深玩之

處小事如大事不至忽略處大事如小事不至張皇非有櫛柄在手者不能也

九經三重揖讓征伐何者非中庸之道聖人只是平平易易處之

傳曰文理密察又曰人太察則無徒二者不同在

本處分別太察之察從苛刻上來密察之察從寬裕溫柔上來

心存者其言詡故君子常默易曰吉人之辭寡非寡於辭也寡於心也

大學十章生之者衆四句萬世言生財者不能外焉乃叔季所爲與此章句句相反宜衆而寡宜寡而衆宜疾而舒宜舒而疾若是即使榮夷公桑孔之徒握算析秋毫於漏卮何益祇足以戕邦本感亂亡而已

愛人者人恒愛之由其能自愛也敬人者人恒敬之
由其能自敬也若徒爲愛人敬人之迹而無自愛
自敬之實不可謂之存心

陶淵明以僕爲其子薪水而誡之曰此亦人子也文
中子曰僮僕稱恩可以從政矣人有御奴隸如束
濕薪者此可爲良劑

常官以禁嗜欲爲先以省事爲貴凡以星命地理字
畫詩文媒進者悉宜拒絕世有貴戚名公亦多爲
山人墨卿所累皆不能省事之過也

平心易氣委曲周詳者於事無不濟然必以正直光明爲主宰始不悖於道

待君子易待小人難待一小人易待衆小人難待揜不善之小人易待無忌憚之小人難待尋常之小人易待異常之小人難自古爲國家天下之害皆由此輩亦每以待之失其道激成禍亂者居多周易一書爲君子謀故防患而盡其法聖人之爲慮遠矣

聖門之學在於求仁觀魯論師弟問答及隨事寓教

呻吟語 卷之六
莫非此意但從入之方有不同耳試逐句體認之
白見

人與己竝育於覆載之內分之則有迹合之則無間
無間乃仁體也有迹則藩籬隔而意見生物自物
事自事我自我皆不相聯屬而仁遠矣聖人設爲
政教由近及遠由親及疎無非仁體之用所以爲
大公之心二氏不達此自謂清淨無欲只是成就
一箇私字程子曰認得爲己何所不至有味哉其
言乎

感格之機神矣哉機在此應在彼思慮無所容君子
惟自責自修而已苟在我者無能貫金石和鳥獸
泣鬼神猶不可以言精誠之極

毋妄入毋妄出此六字該括無限養生者得之則可
延年養德者得之則可成性治世者得之則可裕
財用要之自一念始

上知則自內以及外下學則由龐以入精所謂誠而
明明而誠始不可言同終不可言異人道也卽天
道也

形而上者不可見者也卽所謂隱也形而下者可見者也卽所謂費也知費隱爲一致則知道器非二物矣

薛文清言自己性偏於急且易怒因極力變化今思急怒二字正中余病痛茲欲變化非極力不能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者氣也道卽太極也昔人所謂氣母是也無聲無臭者無極也雖如此分別理氣却不相離

治亂世易治治世難以持盈難也天道暑中則生寒

人事靜中則生動世道之治亂盛衰相爲倚伏亦如是

天生大聖大賢大奸大惡皆氣運使然而治亂因之故曰天時人事相爲表裏

四凶無妨於陶唐三仁無據於商紂蓋堯運如天之仁雖有四凶不能稔其惡紂恣滔天之慘雖有三仁不能效其善此亦陽長陰消陰長陽消之義歟人生呼吸自少至老無一息間斷卽睡時亦然由人以觀天地一闔一闢爲晝夜爲古今又何間之有

惟無間故無端惟無端故無始惟無始故無終彼
謂理在氣先者必是氣有斷續之時也氣無斷續
則理安可言先理但主宰流行乎其中耳故謂理
在氣中則可謂理在氣先則不可非達觀天人之
際者烏能知之

大地之氣萬物所資氣一而資於物者殊形故有人
有鳥獸有草木人有賢愚有中國有夷狄鳥獸有
靈蠢草木有天喬孰非天地之一氣也惟仁者有
見乎此故民爲同胞物爲吾與無形骸之隔皆此

不忍之心之自然而然而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內中國而外四夷有一定之序亦此不忍之心之自然而然而者學者於此察識而擴充之便是千古聖賢學脈

通宇宙只是一箇太極太極只是一箇性性只是一箇理理只是一箇氣千變萬化做出許多形象其本體未嘗增亦未嘗減不增不減處便是常生常減處

論語之仁大學之至善中庸之誠易之時書之中詩

明言
卷之六
之無邪春秋之褒貶禮之敬樂之和與顏之博約
曾之一貫子思之性道教孟子之仁義以至周之
靜虛動直程之居敬窮理張之民胞物與朱之虛
心順理一也

離地卽是天再無一毫空隙處人在天之中地之上
如子之在胎魚之在水一般凡一呼一吸皆與天
相通若不與天通卽死矣所謂天鑒在茲者豈徒
蒼蒼之表而已哉

天地間理氣象數四者分不開合無迹蓋無分無合

也第隨在異名耳

世間惟道無對惟心無對其餘無獨必有對

氣化形化雖是兩事實出一原有氣而後有形氣化
天地之胎形化人物之蛻氣化無定名形化有定
象要之形化卽氣化之餘餘也無氣化則形化或
幾乎息矣

程明道從來無慕厲之容此等氣象從何處得來
要理會

中庸贊鬼神之德謂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

而不可遺此分明形容道體也

眼前俱是易道惟靜觀者能識之

道不可名故曰無聲無臭伏羲不得已而畫象已落
第二着後世欲以言語求之愈滴而愈遠矣

萬類之可見者皆是氣而氣之所以生所以成便是
理氣有聚散理無聚散或曰元氣亦無聚散有聚
散者游氣耳不知元氣卽理也

地附於天陰附於陽婦附於夫一也

處事只論其當行與不當行若欲人悅已或恐人怨

已皆私心也

學到識亦到學行也識知也如七層塔然初登第一層所見遠近光景與平地已別及登第二層又別自此以至頂層層不同卽此可以類學與識矣孔子自志學以至從心所欲不違矩豈真有箇等級亦由志學所造漸漸覺得如此耳

易曰寬以居之書曰有容德乃大凡喪德債事者皆犯此

天者道之原也無處非天則無處非道中庸以爲魚

明言
卷之六
之易見者例之耳

寒暑晝夜飲食男女一切施迹恰當處皆是道若只以太虛爲道便墮二三千有隱之疑

君子於吉凶禍福皆曰有數指氣之次第節限者而言卽所謂命也後世以識緯術數當之惑矣

虛爲萬物之府惟虛故中天向一中分造化故萬物生焉試觀二十八宿分布四方各得其七而虛宿在北方女危之間位居正中可以窺造化至妙之竅矣

五臟六腑四肢百骸皆形也而無方無體之道具焉
苟非聰明聖知孰能窮其變測其微哉

和不生於和而生於敬卽此可以知禮樂之先後

有善則有惡惟性則有善而無惡易大傳謂繼之者
善成之者性夫繼之成之相因無間繼善則性善
又何言哉

人心不可忙慣了如平時起居飲食本無甚事亦若
有忙冗者以奪之只是忙慣不自覺

君子之所謂身非軀殼之謂也合天下以成其身何

爾我之有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孟子曰修其身而天下平要實見得此理方充拓得去

先天後天須看得有分曉雖有先後實無彼此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和也體仁嘉會利物貞固聖人之和也禮以治躬樂以治心君子之和也世之所謂和者吾惑焉

聞道見道悟道等語皆借言之道無聲安可聞道無形安可見若心悟其庶乎然聖賢未嘗言悟也但曰默而識之曰神而明之必有許多功夫方能到

此自設一悟字便有頓悟超悟等法門而儒教雜矣

孟子以故言性以利言故正是發中庸率性之謂道一句故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然有修道之教何也率者自然而然而惟不能率故修之修者修其所當率者也利之也而鑿利反矣

四端不言信信在其中也然豈獨爲人所必有哉五行統萬化故萬事萬物皆有是四端但偏全不同耳蓋天下無性外之物亦無性外之事也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中爲性命之理堯舜之授受
已泯其端後世不能允執之耳

性道教皆誠也分之則三合之惟一

以事處事不以己處事雖在至忙處自是至閒

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兄之愛弟之恭夫之
義婦之從皆是自然至性自然處卽道也又觀之
四體百骸之或視或聽或持或行昆虫草木之或
蟄或奮或勾或茂日月雷霆霜雪雨露之或鼓或
潤或幽或明何莫非斯道之活潑潑地也萬物皆

備於我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信哉

孔子稱顏氏好學第云不遷怒不貳過怒與過不遷
與不貳皆在性情上理會聖賢之所以爲學可知
矣

學者能於身心內五倫上用功夫方得聖賢爲學之
本

天者理而已人能順理卽是順天逾理卽是逾天逾
天者亡可不畏哉

湯之執中時中之中也與大舜執兩端而用中之義

同所以能體道子莫執中則賊道矣

學者覺之始覺者學之終學孳孳不足猶在覲擊之間覺則見矣此伊尹所以爲見知之聖

剛健中正純粹精七字盡乾之蘊而精字又盡七字之蘊惟精則變化出焉莊子曰聖人貴精蓋亦達此

金玉之屑雖美入眼皆昏人心至虛不可容一物卽堯舜之事功孔孟之仁義一滯於胸中亦是金玉屑等耳所謂纔說性便非性自以爲有道便非道

微乎微乎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曰洗心曰退藏曰密此聖
學淵微之機緘無聲無臭之天載也難言哉

學者不患不能發揮但患不能收斂觀坤之六五美
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收斂之效可知
今人自待太小當思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一句在何
處着力

謂心體原靜則方其動時爲何物謂心體原動則方
其靜時爲何物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非物也

故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操存之久自見其端倪耳

每有善念而不能養不能發或發之不當理皆與無善念同故孟子四端章重能充二字不忍不爲章重達之二字離婁章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重繼字故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鏡能鑒形而不有其形鐘能應聲而不有其聲昔人以之喻心意義良切然鏡則有塵鐘則待叩視此

心之虛靈無迹者遠矣

不忍人之心仁也忍己之欲義也義主斷制與顏之
四勿同則義亦仁也惟有此忍而後有此不忍過
人欲乃所以存天理歟

主靜何以立人極須要理會非但以其靜而已

周子之無欲程朱之主敬李延平之靜觀未發氣象
程伯淳之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此等問學若何
貫通若何分別當自求而自得之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

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所謂是者何物也曲禮七十曰老而傳其傳若何豈直傳家政於子耶七尺之軀有盡必有所以無盡者在傳者傳其無盡者也靜夜思之不能成寐

理欲不並立亦不相對理是正路欲是傍路當中一直行去便是理稍入邪曲谿徑便是欲邪徑之初便是幾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故君子慎微聖人未嘗不言欲如曰欲立欲達曰欲仁而得仁曰從心所欲何屢言而不諱耶蓋天付人以性性本

體也人不免有是軀殼軀殼形體也從本體上起念雖欲亦是理從形體上起念雖理亦是欲此惟精惟一之辨

耳目口鼻皆天則也皆足以害道惟天君泰然則不爲所役矣

或謂樂原是心體心中無一物安得偏有樂在不知心體渾然一理本無物也惟無物則無累無累則無憂無憂非樂而何

樂無迹也若謂樂道是道爲一物有迹矣周茂叔每

今尋仲尼顏子樂處果在何處耶正所以做樂道者使之深思而自得之

明言卷之六終

唯言卷之七

新安范 涑原易著

丁未

念起便掃釋氏之學也善念起便引而伸之觸類而
長之吾儒之學也

靜與躁相反沉與浮相反寬緩與急迫相反知靜定
沉重寬緩爲進德則知躁浮急迫爲敗德矣

張橫渠十五年學一恭字而安不成謝上蔡別伊川
數年只去得一矜字近世薛文清用二十年工夫

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前輩向學之勇猶可想見吾人終日悠悠不知所學者何字所除治者何字而忽然以老無救噬臍可媿哉

陰符經以耳目口爲三要卽四勿中視聽言三者之變文耳人之一身只爲此三物生出許多惡障而非禮之動亦因之於此能克則無不克矣

君子不信毀譽而信己之所行是謂自信不以得失生死之交而易其所守是謂自守不泥於聞見之所得而超然默識心通是謂自得

欲寡其過而未能一句字字有味惟實用力者乃知之

學者以變化氣質爲先然非容易可做蓋氣質已定縱然矯強變得幾分終不能化其渣滓須有脫胎換骨工夫始得

人謂曾子大勇於千萬人必往見之不知仁以爲已任死而後已乃其所以爲大勇者哉

薛文清云處事有二法知以別可否義以決取舍斯無過舉昔儒稱顏氏之學至明察幾至徼致決卽

是此二法豈徒處事入聖域亦然

擔當一家之事已難擔當一國之事尤難擔當天下之事又尤難中之難者雖然非其要也一身之內毀譽得喪榮辱死生攻於前者何限能確然自持不一動念非有古今之大智勇孰能勝之此則其最難者於此不難家國天下俱無難事矣

孔子示顏子爲邦之要自四代禮樂外卽以節聲佞人戒之可見淫佞二者最爲切害行政修德養身皆當鑒此

魯尼遑遑救世席不暇暖說者謂聖人視天下無不
可化之人雖說得闊大似未得聖人之心蓋聖人
視天下猶一家苟老幼子弟不得其所安忍坐視
縱知未必可爲而此心自不容已是以轍環列國
冀一拯之耳聖人之仁體於此益見彼有道則仕
無道則隱與以避世爲高者皆賢人之行也

記者謂霍光小心謹慎沉靜詳審宜可以居功乃芒
刺在背禍萌駭乘此何以故耶易曰勞謙君子有
終吉又曰鳴謙又曰撝謙皆隨時中節不但忘其

勞又能制其變霍氏之學殆未及此

古大臣深厚不伐者於漢之丙吉見之功高天下上不疑下不忌者於唐之郭子儀見之忠誠體國威信聞望孚於華夷者於宋之韓魏公范文正公見之或得於天資或得於問學造詣淺深雖有不同皆未可易及也

關壯繆勇智信義大節如日行天扶炎漢正祚至今百千代英爽不磨岳武穆盡忠報國神算萬全欲雪中原九廟之恥本朝于忠肅立辟御虜安宗社

於呼吸間卒能旋乾轉坤光復舊物標今古奇勳
此三君者間氣所鍾者也皆值厄運不能保其軀
使千古英雄徒爲扼腕天乎誰執其咎哉

自古女流扇禍未有如唐武后之慘者天生狄梁公
不大聲色反周爲唐既能保其天下又能保其身
非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之君子其曷能之

漢張留侯後漢諸葛武侯 國初劉誠意伯皆天授
睿算性秉忠貞學深韜略故能以運籌爲帝者師
伐崇施仁拯億兆於水火而開創之大業以成夫

豈偶然哉

國朝王文成之才與張子房劉伯溫相類經文緯武
達變通權料敵勘禍亂如指掌成算深沉百不爽
一皆天人也而王氏闡明聖學啓發良知與濂洛
關閩相表裏則張劉又少遜焉

君子待小人不惡而嚴非待小人之嚴也嚴於自待
耳昔人謂嚴於日防便是防奸此探本之論亦制
勝之道

惟信能孚人亦惟信爲能久信者常道也人情信常

不信變不變則有孚矣故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
至公至明相須爲用者也公而不明雖公亦私明而
不公雖明亦闇惟此心之虛者兼之

刑者民之命也聖人重之故虞書言欽又言恤呂刑
言簡孚又言在中王制言聰明又言忠愛易之噬
嗑賁豐旅諸卦言明言敕言折言慎言不留者尤
諄諄焉列聖之情見乎辭矣要之刑主於弼教知
所主在教則欽恤明慎諸念自有不容已者

有出位之思者必於在己有不盡之職

明斷二字在人身各有所屬明屬腎斷屬膽內經曰
賢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
焉腎於四德爲貞爲智於五行爲水膽於四德爲
利爲義於五行爲金智猶或失之鑿義則無不宜
矣故韓魏公生平不輕以膽許人有由然哉

才氣作用與道德作用自是懸絕有本無本之別也
五帝三王之相多以道德爲治漢唐宋以後之相
多才氣爲治此古今所以不相及歟

朝有直臣則 朝廷尊而天下治直臣者所以尊朝

廷者也觀汲黯寢淮南之謀可見然惟治世能容
直臣

國家常有水旱盜賊之虞則上下一心益加修省而
精神振濯綱舉目張此所以常治平也易曰懼以
終始其要无咎書曰儆戒無虞傳曰外寧必有內
憂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合而觀之其
義具備

孔子之樂以忘憂顏子之不改其樂由仁義行之事
也曾子之心廣體胖孟子之不愧不忤行仁義之

事也然則何以至之亦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已過不留未來不逾此可爲養心之法

每篝燈時思一日所行有許多不盡分處不覺悚然
進則救民退則修己道理只是一般無徃非學

誠心待人無間於老成童子貴賤賢愚觀聖人待師
冕式負版見齊衰與冕衣裳者其義可睹矣

馭民之道有三養之教之治之而已然亦有次第先
遂其生次復其性次治其不率教者是道也唐虞
不能外焉雖然教其本也養所以資教治所以輔

教一而已矣

敬與怠不但治亂攸分卽享年永不求亦由此別故無逸一篇經筵所當首講者也

虞夏殷周之盛王莫不以修身爲本以用賢爲志以安民爲要而三者又皆以敬爲主以逸欲爲戒况後世乎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剛中正光明五字盡爲君之道

天下有道守在四夷若之何言守也慕義則撫梗化

則禦來不喜去不追此以夷守夷之道是謂上策
人知否泰之爲治亂而二卦之中有所以爲治亂者
內君子而外小人則陽道長陰道消天下所以治
內小人而外君子則陰道長陽道消天下所以亂
自古及今莫之能易也

君子小人之進退有幾故聖人於復姤之初爻深致
意焉

一法立則一弊生未有久而不變者惟通其變而
損益與時宜之而已觀封建井田肉刑諸法初何

嘗不善及其弊也自不得不通之通則弊革而法
可久又顧用法之人何如非其人而欲變其法是
益之弊也

知進知退將聽其退而已乎知存知亡將聽其亡而
已乎知得知喪將聽其喪而已乎進退存亡得喪
之循環卽有治必有亂之義惟聖人爲能處亢者
能持盈也能持盈則人定勝天造化自我斡旋當
衰不衰當亂不亂而天下常治如堯之後得一舜
舜之後得一禹聖聖相傳何患唐虞之治不長存

哉噫聖不可屢得得一賢者守持盈之道亦可常治矣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雖造化不能保其盛人何以持之昔人有云勢到七八分卽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過滿者過於中而盈者也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此持之之道也至於盈則無及矣

君心爲治亂之源觀相業者亦於格心上見之

經學深者辨於理史學深者辨於事理主是非事別

成敗論是非不論利害者純王之治也計成敗不計可否者雜霸之治也

動靜者時也非心體也靜存動察者功也亦非心體也而攝心不外是偏於動偏於靜則皆有我之私所以障心而非所以事心矣故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知者不失尺亦不失言於聖門見之如曾子直積力久可以傳道夫子直呼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果直應曰唯子貢穎悟方信方疑夫子設詞而呼

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子貢果以疑詞應
然後直以一貫告之直若時雨之化萬物或滋養
或暢茂天機相爲感通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
此所以爲聖人之教也

大學中庸相爲表裏於首章亦見之明明德者德全
於已明之而已非於本明之體有所加也率性之
謂道者性命於天率之而已非於天命之外有所
益也性之得諸已者卽爲德德之本於大者卽爲
性一也明卽明其所率者率卽率其所明者亦一

也自知止而充之以至於治平自慎獨而推之以至於位育其功用又何嘗有不同哉

規矩與巧原非兩項巧卽爲方爲圓之熟處自然而
然幾非在我進於神矣

鄧文潔謂仰鑽瞻忽就是卓爾之見此自得語也然
未可輕易理會

人心有真知不着於事物不借於聞見蓋宇宙內事
物無窮有知有不及知吾人間見有限有所知有
所不知惟真知則超於知與不知之外自有一段

靈明處無古今無聖愚一也夫子誨由以知之之道正在於此

狂狷雖有過不及却是率真鄉愿疑於中行却是一團假所以爲德之賊

恒言說人性氣不好不知性氣二字原有分別人性本中和氣多乖戾從性上做來無有不好者從氣上做來無有好者亦適言之當察也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論矣爲己功夫只在向裏卽有周旋人事處亦爲之在我者

常如是則可若有一毫陪奉世情念頭便是爲人
須時時向裏面檢點方是真學問

人之心卽天之極也北極持其端運四時行日月變
動不窮而天之極未嘗動也非不動也其動也微
不可得而見也知極則知心矣易曰聖人以此洗
心退藏於密所謂密者極之所也洗之則純乎天
而變動不窮亦猶之乎天也然則指變動不窮者
爲道之用指持端洗心者爲道之體可乎道不可
以體用言也何體非用何用非體何體用非道洗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七
十七
有功藏有所藏固密洗亦密惟深於道者知之

憶前輩有云如今世間無有怕人的人此言殊可猛省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孔子答子張從政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此猶以在上者言之觀前輩此語則知君子於平居應接無一敢下無一敢慢者矣

讀書本爲收攝身心之助若誇多鬪靡侈口耳之資豈獨傷神實爲悖道余每蹈之俗云導人早行而自犯暮戒之哉

先儒呂伯恭與朱文公書有云整頓收斂則入於著
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伯恭
警切示人亦是爲學間將成者言今日且就整頓
收斂處做工夫自無悠悠之病

唯仁人能惡人逆諸四夷以禦魍魎非縱其肆害於
四夷也魍魎之地難以施其惡或因而悔悔而改
焉或不至太甚焉猶得並生於覆載間旣逆其害
而又遂其生此聖人委曲行仁之心也苟不悛而
毒日甚則裔夷何罪不至於誅殛不止矣

陳白沙有云夫子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謂
薄不義也非薄富貴也孟子謂舜棄天下如敝屣
亦謂重愛親也非謂輕天下也此語當玩味蓋富
貴得之不以其道則不處祿之以天下弗顧亦以
其非義非道耳若徒以輕富貴不屑天下爲高是
亦巢父之棄瓢許由之洗耳終非聖人中正之道
勿謂學之難成也今之學道者誰能用百倍之功
是已而非人此學者通弊學苟未至安知己之所是
者不爲非彼之所非者不爲是學至則是非忘矣

因是非而生毀譽又其下者也

至誠可以前知言其理也卽不前知不害爲至誠若必以前知爲證驗則將流於術數之學或墮於逆億之私失至誠前知之旨矣

能超脫世情者方能見道此出世之說也能體察人情者方能盡道此經世之說也然經世之學非有出世之見則俗出世之見非有經世之學則虛二者原相須爲用總之是一箇經世

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此句正應惟恐不贖一

句恐在心內也聲音笑貌在門面外也正是指反處故恭儉侮奪亦相反

小人亦有大小大者能害天下國家使人不覺此當除之如孔子之誅少正卯是也小者志小害亦小自知其爲小人人亦知其爲小人此當憫之容之或警之悟之使反於正所謂藏垢納汙者此耳杜子美白鷹詩有云鵬礙九天須却避兔經三窟莫深憂方是經濟手段

吾儒所謂用世者用乎世也非爲世所用也若無備

柄在手徒以七尺之軀俯仰人顏孔窮年役役
是九棘三槐亦皆爲世所用耳昔人行其所志謂
何須有辨別

回之得一善與舜之用中一理也夫理安有美惡惟
中爲善稍過焉不及焉便是惡回之得擇此舜之
用執此

人生才命恒相左可歸之未定之天若已之可信可
傳者自有所在命不得而左之必如是方謂之立

命

信心之行尚於道有悖違心之事其可行乎

人爲天地之心天地之用皆我之用若於民物上有一毫不相關一息不相貫便與乾父坤母氣象不同故聖門學者以求仁爲先

出納之吝解者謂吝于財也非酌於義也見財不見義此智識最小者故謂之有司却最害政故謂之惡夫有司以司出納爲事者也豈云害政病在吝字耳吝亦有司之常恐妄費也然從政者有大體不啻似有司則謂之惡可也與籩豆之事則有司

存同意聖人慮世之忽近小而忘遠大者故特指出與慮賊等所以深警之也

惟一介不取者故能一介不與於不取不足以觀人於不與乃見其素履之貞

以約失之者鮮敬而已矣敬便是約處如慎言其餘慎行其餘卽約意寡尤寡悔卽鮮失意

勤學者雖觸事學去疊疊不倦亦只是學不是德學道者進德爲要故孔子四憂修德在講學之上

人心不可有着着則累着於二氏則二氏爲心累着

於貨色則貨色爲心累着於詩文則詩文爲心累
着於生死毀譽得失則生死毀譽得失爲心累雖
所着有清濁不同其爲累一也知此亦可以解樂
道之辨

一真自如萬體俱適不論有事無事皆然方是涵養

唯言卷之七終